



佛教常识

什么是佛教的四依法？

四依法，是佛陀教导弟子们随顺教诲的原则。学佛的人，在没有取得正觉之前，唯一的办法就是随顺佛陀的教诲。但要有智慧的随顺佛陀的教诲，感情的随顺是错误的，要理智的随顺，而理智的随顺就是“四依法”：

1. 依法不依人，依法是依靠经里所教导的，认识宇宙、人生真相的方法。不依人是不管你多么有名、有地位，如果你所讲的与佛法不一致，都应以佛法为准则，不能感性的依某个人为准。

2. 依义不依语，读过历史的人都晓得，佛学所有的经典，都不是释迦牟尼佛自己写的，而是佛圆寂后，由弟子们回忆写出来的，这到底可靠不可靠？佛经翻译成中文或其它文字到底对不对？是不是翻译人自己的意思？像这类的疑惑太多了。所以佛这一句“依义不依语”，破除了我们的疑惑，只要意思合于佛义，言语上多说少说、怎么说没有关系。因此在中国译经史上，有义译与直译两种，罗什大师的翻译是依据经文大意而翻，所以属于意译；玄奘大师则是直译，依梵文一句句的翻译过来。鸠摩罗什大师是翻译经文的大意，没有顺着经文更容易契机与理解。

3. 依了义不依不了义，佛经的义理，有些是随顺真理法相而说，有些是曲就众生的根器而说，所以对于是胜义说或世俗说，如果不分别清楚，而以佛随机的方便法作为思考的依据，修行就难免多走冤枉路了。那什么是了义呢？如果这个法是正确的修行方法，修学以后能断除烦恼、能真实的利益众生，这就是了义；反之，这方法修学以后，不能断除烦恼、真实的利益众生，又增长贪嗔痴，就是不了义。

4. 依智不依识，佛法以正觉的解脱为目标，但是如果依执着取相的分别心识而修行，是怎样也不会解脱的。必须亲近善知识，依戒、定、慧、离相、无分别的智慧而修，才能引发无漏正智向于解脱。



南岳石头希迁禅师，青原行思禅师之法嗣，端州高要（今广东省肇庆市）人，俗姓陈。大概是宿世修行的缘故，母亲自怀上他以后，即不喜欢荤腥；降生后，不哭不闹，从不给保姆添麻烦。希迁自幼聪慧，七八岁时就萌发了出家的念头。他对乡民迷信鬼神、杀生祭祀的风气很不满，经常“往毁丛祠，夺牛而归。”

出家后，希迁禅师即前往曹溪亲近六祖，可惜的是，他还来不及及受具足戒，六祖就圆寂了。于是他禀六祖之遗命，前往江西青原山，投行思禅师。

《五灯会元》记载：六祖将示灭，有沙弥希迁，问六祖：“和尚百年后，希迁未审当依附何人？”六祖道：“寻思去！”因此，六祖圆寂后，希迁禅师便每日于静处端坐寻思，寂若忘生。

当时，六祖会上有位首座和尚，看到希迁禅师这副样子，就问：“六祖已经圆寂了，你在这里空坐干什么呢？”

希迁禅师道：“我禀承六祖的遗训，坐在这里寻思。”

首座道：“你有一位师兄，叫行思和尚，现住在吉州，你的得法因缘在他那儿。六祖说得很明白，是你自己糊涂。”

希迁禅师一听，便立即礼辞六祖的龛位，直接前往青原山静居寺，参行礼思和尚。

希迁禅师初礼青原，行思和尚便问：“子何方来？”

希迁禅师道：“曹溪。”

行思和尚又问：“将得甚么来？”

希迁禅师道：“未到曹溪亦不失。”

行思和尚反问道：“若恁么，用去曹溪作甚么？”

希迁禅师道：“若不到曹溪，争知不失？”

接着，希迁禅师又问行思和尚：“曹溪大师还识和尚否？”

行思和尚道：“汝今识吾否？”

希迁禅师道：“识又争能识得？”

行思和尚道：“众角虽多，一麟足矣（牛角、羊角等，世间的角虽多，能得到麒麟的一角就够了）。”

希迁禅师又问：“和尚自离曹溪，甚么时至此间？”

行思和尚道：“我却知汝早晚离曹溪。”

希迁禅师道：“希迁不从曹溪来。”

行思和尚道：“我亦知汝去处也。”

希迁禅师道：“和尚幸是大人，莫造次（和尚幸是有道之人，说话不要这么轻率）。”

过了一些日子，行思和尚又重新问希迁禅师：“汝甚么处来？”

希迁禅师道：“曹溪。”

行思和尚便举起手中的拂子，问：“曹溪还有这个么？”

希迁禅师道：“非但曹溪，西天亦无。”

行思和尚问：“子莫曾到西天否？”

希迁禅师道：“若到，即有也。”

行思和尚道：“未在，更道（你回答的不合理，再道一句）。”

希迁禅师道：“和尚也须道取一半，莫全靠学人。”

行思和尚道：“不辞向汝道，恐已后（以后）无人承当（我不是不想告诉你，只是担心，我若告诉你，今后便没有人承担佛法了。佛法须是自悟始得，他人是他人的，终不关汝事）。”

说完，便命令希迁禅师前往南岳，给怀让和尚送信，并吩咐道：“汝达书了，速回。吾有个斧子，与汝住山。”

希迁禅师于是持书来到南岳。希迁禅师礼拜南岳和尚后，并没有把书信上呈给他，却问道：“不慕诸圣、不重已灵时如何？”

南岳和尚道：“子问太高生，何不向下问？”

希迁禅师道：“宁可永劫受沉沦，不从诸圣求解脱。”

南岳和尚一听，知道希迁禅师已彻，便不再答话，径直回方丈室去了。

于是，希迁禅师重新返回青原山。

行思和尚问：“子返何速？书信达否？”

希迁禅师道：“书亦不通，信亦不达。去日蒙和尚许个斧子，只今便请。”

行思和尚坐在禅床上，当即垂下一足来。

希迁禅师一见，便叩头礼谢。

为了进一步勘验希迁禅师，一日，行思和尚又问希迁禅师：“有人道岭南有消息。”

希迁禅师道：“有人道岭南有消息。”

行思和尚道：“若恁么，大藏、小藏从何而来？”

希迁禅师道：“尽从这里去。”

经过多次锤炼，这一次，行思和尚终于印可了他。

唐天宝初年（742），希迁禅师得法后，即离开青原前往南岳衡山南台寺。南台寺的东侧有一块巨石，状如莲台，希迁禅师乃结庵其上，开法化众。时人皆称之为“石头和尚”。

希迁禅师的禅风高峻，接机干净利索，决不拖泥带水，为诸方尊宿所称叹。《宋高僧传》中讲：“初岳中有固（南岳坚固）、瓚（南岳明瓚）、让（南岳怀让）三禅师，皆曹溪门下，金（qian，皆）谓其徒曰：‘彼石头，真师子吼，必能使汝眼清凉。’由是门人归慕焉。”当时，禅林中盛传这样一种说法，“江西主大寂（马祖），湖南主石头。往来憧憧，不见二大士为无知矣。”由此可以想见石头禅师的门庭之盛。

石头和尚曾有一段上堂法语，显示了他对南宗禅法的透彻把握。他说：“吾之法门，先佛传授（授）。不论禅定精进，唯达佛之知见。即心即佛，心佛众生，菩提烦恼，名异体一。汝等当知，自己心灵，体离断常，性非垢净，湛然圆满，凡圣齐同，应用无方，离心意识。三界六道，唯自心现，水月镜像，岂有生灭？汝能知之，无所

不备。”

关于他禅风的高峻，我们可从他接人的机锋语录中略见一斑：

1. 时门人道悟问：“曹溪意旨谁人得？”师曰：“会佛法人得。”曰：“师还得否？”师曰：“不得。”曰：“为甚么不得？”师曰：“我不会佛法。”

2. 又有僧问：“如何是解脱？”师曰：“谁缚汝？”问：“如何是净土？”师曰：“谁垢汝？”问：“如何是涅槃？”师曰：“谁将生死与汝？”

3. 问：“如何是西来意？”师曰：“问取露柱。”曰：“学人不会。”师曰：“我更不会。”

4. 大颠问：“古人云，道有道无俱是谤。请师除。”师曰：“一物亦无，除个甚么？”师却问：“并却咽喉唇吻，道将来？”颠曰：“无这个。”师曰：“若恁么，汝即得入门。”

在南岳弘法期间，希迁禅师除了日常接众之外，还作过一些文字著述，现存有《参同契》和《草庵歌》。关于《参同契》的写作因缘，《五灯会元》是这样记载的：

有一天，希迁禅师看《肇论》，至“会万物为已者，其唯圣人乎”一语时，拊几而叹曰：“圣人无已，靡所不已。法身无象，谁云自他？圆鉴灵照于其间，万象体玄而自现。境智非一，孰云去来？至哉斯语也。”于是掩卷而坐，不觉进入梦中，梦见自己与六祖同乘一龟，游于深池之内。醒来之后，仔细推详——“灵龟者，智也。池者，性海也。吾与祖师同乘灵智，游性海矣。”遂著《参同契》，云：

“竺土大仙心，东西密相付。人根有利钝，道无南北祖。灵源明皎洁，枝派暗流注。执事元是迷，契理亦非悟。门门一切境，回互不回互。回而更相涉，不尔依位住。色本殊质象，声元异乐苦。暗合上中言，明明清浊句。四大性自复，如子得其母。火热风动摇，水湿地坚固。眼色耳音声，鼻香舌咸醋。然依一一法，依根叶分布。本末须归宗，尊卑用其语。当明中有暗，勿以暗相遇。当暗中有明，勿以明相睹。明暗各相对，比如前后步。万物自有功，当言用及处。事存函盖合，理应箭锋拄。承言须会宗，勿自立规矩。触目不会道，远足焉知路？进步非近远，迷隔山河固。谨白参玄人，光阴莫虚度。”

这篇诗体法语，虽文字简约，但义理却极为丰富，其影响不亚于三祖的《信心铭》。历代参禅悟道者对这篇诗文都非常重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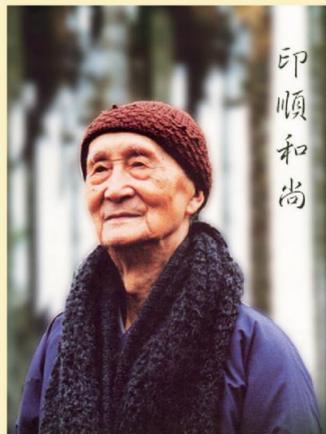
石头禅师圆寂于唐德宗贞元六年（790），春秋九十一岁。谥无际大师。



传灯录之希迁禅师

慧海拾珠

印顺导师谈菩提心



印顺和尚

长是同时的。所以发菩提心与行菩萨道，也应同时进行，并非是把心发好然后再去行。所以菩萨道行得越大，菩提心也就越坚固。

树的根生长在土里，不论好土、坏土、清静或污秽的土壤里，它都可以生长，但只有两个地方不能生长：若是下面的水太多了，根就不能生长，否则根就要腐烂了；若是下面有火的地方（即是今日所谓的瓦斯），根也无法生长。除了这深水火坑之外，根可以生长于任何地方。佛法之中，以大悲心为主的菩提心根，则是众生在烦恼之中生长的。若没有众生或是不想度众生，则菩提心根便无从生长。若众生愈苦，烦恼愈多，则正好行大乘佛法，增长菩提心。所以菩提心根，也有两个地方不能生长——在小乘的声闻、缘觉之中，菩提心的根即不生出来。小乘只为自己（这自然与世俗的为己害人不同），只要把自己修好能够了生死即可。二乘就好比深水、火坑，大乘人若一落入此二者之中，菩提心就退失了。所以菩萨不怕起烦恼或造恶业，流转于人间也好，即使堕落于恶道也不怕，但一旦落入小乘的深水火坑里，只为自己，但求如何地能够自在、解脱，只要心里能够得到自在即可，就修行上来说，固然是很有一番程度与功夫了，天翻地覆与我无关，这种修行的境界自然是很了不得的，但是菩提心的根却如何能生得出来？菩萨道却又如何能行得起来？这样，宁可多受生死、多受苦，亦不愿堕入小乘的深水火坑之中；即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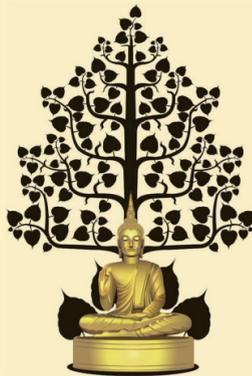
使小乘将来能够回小向大，亦须兜上一个大圈子了，所以生菩提心的根，必须避免这声闻与缘觉二者。

大乘佛法特别重视空与无二无别的平等。最重要的一点是：不论是谈到空与智慧或者是慈悲，都不是把自己从众生之中分出来。众生的痛苦与自己的痛苦相关而平等的，这就能引发同体大悲的精神；所以大乘佛法讲慈悲、智慧，注重与众生的平等而无二无别，这也正是大、小乘法的不同之处。所以修学大乘佛法，大家必须先了解的一点，即是我们想要了生死，个人的修持固然重要，但是却不能只顾自己。我们自己想要了生死得到解脱自在，众生亦然；若是一切众生都苦得不得，而自己的内心却解脱自在，这又有什么意义？必须不放弃众生，与众生息息相关，自他不离，自他一体，如此才是真正的智慧与慈悲，也才是真正的大乘菩萨。也唯有如此，菩提心才能发得出来。所以大树的根若是不深不广，则树就长不大，两者间是有密切相应的关系。

大树一定是有着很大的树干，而这棵菩提树以什么为其树干呢？六度万行即是这棵树的树干；而一切行的根本，即是般若波罗蜜，正如维摩诘经所说的“大智本行”。摩诃般若与悲行是一切行的根本，若缺乏此二者，其他的也都无法成其为菩萨行。在般若经里曾经提到过，般若如眼，而其他的功德如盲人，尽管他们皆有其各

自的力量，但必须在眼目的引导下才能达到目标。所以说必须是有了般若，一切功德才能够成就，而终能导向菩提；究竟菩提，皆须以般若为本。若就这棵菩提树来说，即是以般若法性为其根本，与六度万行相应。换句话说，不是只要证悟了般若即可；万行固然是由般若来引导，但是万行的功德亦可增长般若，好比树长得越大，树上的枝桠与树叶自然也就越多。初地菩萨虽然也已经证悟了，但毕竟还没有成佛；于是不断进修，种种功德增长了，而般若的证悟也因此而越深；一步步的向前进步，终至成佛的阶段。所以以般若为导，一定要有无边的功德与之相应，而把一切功德综合起来才能达到成佛，究竟圆满。

——节选自印顺导师著作《华雨集》



◆ 禅茶一味

禅诗六首



神赞蜂子投窗诗

空门不肯出，投窗也太痴。
百年钻故纸，何日出头时。

虚舟普度墨梅诗

常忆西湖处士家，疏枝冷蕊自横斜。
精时一片当时事，只欠清香不欠花。

程颢题淮南寺诗

南去北来休怏怏，白草吹尽楚江秋。
道人不是悲秋客，一任晚山相对愁。

觉海法因庵主开悟诗

岩上桃花开，花从何处来？
灵支才一见，回身舞三台。

守安南台静坐诗

南台静坐一炉香，终日凝然万虑忘。
不是息心去妄想，都缘无事可商量。

悟新诗

六祖当年不丈夫，情人书壁自糊涂。
分明有偈言无信，却受他家一钵盂。